

自然流露，通情不及

——谈谈孔子之过

洪功兵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孔子有一些不为人知,不为已知的过错,其原因是“真情恻怛”却通情不及。由此可以从反面认识儒家“忠恕”之道(或者说通情)的价值。

关键词:孔子之过;真情;不通情;不知;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2-00049-03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被誉为“圣人”的孔子也说过“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1]孔子坦承自己难免会犯错误,并且以知道错误为幸。既然有知过之幸,就有不知过的不幸。这种对过的不知,可能是别人不知孔子之过,也可能是孔子对别人之过的不知,还可能是孔子对自己之过的不知,这种不知过的不幸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孔子这种行为还有两个过失:一是没有对病人之病有所讳隐。二是没有分清主次,孔子是探望病人的,病人是主,自己应该是次,应该以病人为重,而孔子却自重其情。孔子虽然“真情恻怛”却没有通情。孔子没有设想病人的心情和需要,没有与病人通情,故有此无意之过错。

一、“真情恻怛”却不能通情

《论语·雍也》有这样的记录:“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孔子探望身染恶疾的学生冉伯牛,从窗户握住病人的手(可能怕感染了),接连慨叹两次:“这样好的人怎么染上这种疾病!这是命呀!”这个冉伯牛就是孔子称有德行的弟子之一。从上引文字中,可以想象孔子的痛心,此时此刻的冉伯牛听了老师这悲惜情感的流露,心情会怎么样?可以说冉伯牛从老师那里没有得到超然的安慰(像庄子对子来之死时安慰说:“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2]孔子的悲情流露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真情恻怛”。这种“真情恻怛”带给病人的无疑是彻底绝望和更加恐惧。当然,孔子主观上肯定没有想到自己的真情流露会给学生带来这样的恐惧,否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的孔子一定会控制自己的痛惜之情(至少在病人面前会这样做)。另外,

二、自尊强势,语出伤情

孔子以仲弓为有德行之人,并且说:“雍(仲弓)也可使南面。”从中可见孔子对其弟子仲弓的赏识。仲弓的父亲是个贱人,而且品行不好。孔子并没有因此恶父而迁于仲弓。不过,孔子替仲弓树立正面形象时说:“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4]凡是人才品德俊优的,喻之为骏马之类的动物,反之则被喻为鼠狗之类,这是从感情和价值方面来定义的。作为老师的孔子以毛色驳杂之牛喻学生的父亲,尽管不是有意伤害仲弓的隐父之情,其对仲弓的不屑也自然流露,而孔子的这种不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仲弓的父亲是贱人而且行恶。孔子不以其父不善而影响对仲弓的评价,这表明了孔子的无私公正。孔子说出这样的话是他为师者的真实表达,毫不掩饰。其中包含了孔子为师的自信,而自信中带有的一些对学生的强势。孔子在讲此话之前,固然没有料到仲弓听了会有什么感受。孔子没有与仲弓为人之子的感情相通。在父子的亲情方

收稿日期:2007-06-08

作者简介:洪功兵(1972-),安徽庐江人,安徽大学哲学系200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儒学。

面,孔子没有推己及人或由人及己。有德行的仲弓自然对老师的话(尽管不中听)选择沉默。然而,正是沉默使孔子失去了一次认识自己错误的机会。孔子认为孝是仁的根本。在孝方面,要时时勉之,但是孔子未免有时于无意中有所不尽之处。孔子对仲弓为父子之情的不理解、不通情使仲弓有对父的隐疾之情,并且伤及他们的父子之情。孔子曾经赞美舜的孝顺,舜的父亲品行可算极其恶劣,可是舜依然孝顺父亲。孔子作过设想,舜的父亲杀了人,犯了法。舜就背着父亲,辞了天子去一个僻远处侍养父亲。仲弓的父亲纵是贱人,其品行尚不及舜的父亲恶劣,孔子这样夸奖仲弓与其赞扬舜何其不同。同是恶父,对舜是那样,对仲弓却是语不中听。孔子之不能尽通为子之情,非有意而为,实是无意中的不通情。

三、恶好有偏,有过有不及

《论语·公冶长》记载“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于予,与何诛?’”事情很简单,宰予中午睡个觉,让孔子发现了,于是被骂了一顿。“宰予……利口辩辞……问:‘三年之丧不已久乎?’……期可已。’(孔子)曰:‘汝安则为之。’宰我(予)出。子曰:‘予之不仁也! …’宰我问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13]

对于宰我的关于居丧期限可否一年的言论,孔子并没有直接予以批评。孔子重视礼,三年之丧在孔子看来是决不可以动摇的。对宰我一年的居丧见解,孔子气极,采取反诘的方式。作为教育方式,正面批评也好,反诘也好,本身无可厚非。问题是,“宰我出”孔子说他:“不仁也!”孔子这样在背后骂自己的学生甚为不妥。《论语·予路》中记载:“樊迟请稼。子曰:‘吾不如老农。’……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迟)也! …’”孔子教育别人说“人之生也直”,但与背后说别人“小话”之行相比,就难免出尔反尔之嫌了。

孔子对弟子偏于恶好,有失于君子之风。孔子以仁为本,以孝为仁之本,孝又体现在对父母的生与死上,对父母之死就体现为三年居丧,这个根本对孔子来说是来不得半点含糊的。宰我的话可以说是对孔子为学为仁的根本触犯。因此对宰我也自然流露出一种不喜欢之情。孔子对宰我的偏恶不只表现在背后骂他“不仁”。当宰我向孔子请教“五帝之德”时,孔子就以一句“予非其人也”不了了之。对于宰我与田常作乱,孔子耻之。孔子对嫡传弟子的悲

惨结局毫无同情,只是为维护师者的尊严而“耻之”,孔子更没有从宰我身上反思自己教育的不妥。对于宰我,孔子从头至尾都少有一句富有情理的教育箴言,而只是一味地厉而不温,威猛而无安。

孔子对待颜回的偏好,简直与其对待宰我的偏恶对比鲜明。子曰:“吾与(颜)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14] 颜回问仁,孔子答之颇详颇切:“克己复礼为仁。”^[15] 孔子屡称“贤哉回也!”^[16] 通览《论语》,孔子对颜回只有赏识而少有批评,这当然不是因为颜回毫无缺点。就是这样的“贤哉”的颜回,孔子也差点因为自己的过失而将其埋没。孔子与颜回终日而言,颜回绝无违师之意,也就是对老师讲的话从不怀疑,从不反驳。这样孔子就根据颜回的在场表现认为他就是个愚蠢的人。从中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孔子在教学生时对那些不积极参与讨论的学生不怎么欣赏,或者说孔子是主张学生参与讨论的。这种以学生的在场表现判断学生智愚的做法与今天的一些教师也很相似,其实这种以表现取人的做法本身就可能是一种过失。如果不是“退而省其私”,那么孔子就会错失发现颜回不愚的机会,就一直认为颜回愚。与宰我相比,颜回是幸运的。对于颜回提问的回答,对于颜回的赏识,甚至对于颜回之早逝(孔子发出“天丧予”的悲叹),孔子是一贯地温而不厉,表现出更多地偏爱。对于宰我,孔子却一贯地表现出偏恶。此亦弟子,彼亦弟子,一好一恶,何其偏也。孔子在教育学生的时候,对于自己的一己之私情难于善克,对于宰我没有通情,对于颜回过于通情。好恶之情圣人自有,这也是自然中事。孔子的好恶在宰我与颜回这两名弟子身上表现得格外淋漓。也许孔子并不认为是过错,但由这两种态度及言行所产生的后果,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存在的后果就当然地包含了善恶行为本身所造成的过失。

“于予,与何诛?”言下之意就是对于宰我,老师是彻底失望了。在这里孔子又有错。首先他作为老师已经怒气冲天,远非君子那么文质彬彬或坦荡温如了。其次宰我睡觉毕竟是小过,而且孔子也说过“赦小过”(《论语·子路》)。可是对宰我的小过,孔子非但没有赦,反而夸大其辞。这种有失偏恶的过错,孔子自然是无意中犯的,自己也就无从知道了,对孔子来说,这是一个不幸。

四、信口出错,知错即改

子游为武城宰。“孔子过,闻弦歌之声……曰:‘杀鸡焉用牛刀……前言戏之耳。’”^[17] 孔子在齐国

听到《韶乐》,竟至三月不知肉味,音乐如此美妙,难怪孔子推行乐教乐化。在孔子看来,礼乐可是大器,用之足以治国平天下,至于武城这么个小地方,子游在此推行乐教,真是大材小用。然而孔子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引起了子游的困惑,孔子也当即意识到自己失言,于是赶忙说“前言戏之耳!”孔子当然知道要治国平天下,就得先修身齐家,怎么能“因其善小而不为”呢?孔子的话使人听出了孔子的自信与强势。孔子知错就改还表现在他对待澹台灭明这名学生身上。澹台灭明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可是这个澹台灭明志行高洁,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后来孔子自叹“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台灭明)”。^{[3]388}

汤一介先生说:“孔子并不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超人,更不是先天的圣人,而是有感情、有性格、有抱负、又有世俗心理的现实的人。”^{[4]67}孔子过是自然,过而不知也是自然;孔子以知过为幸,“过则勿惮改”^{[1]72}更是自然。孔子没有知过而过,更没有知过不改。孔子欣赏直的人生,他的直表现为“真情惻怛”,他的过是由于通情不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孔子行之终生的原则,要时时而中,难矣。正因为如此,孔子给自己的评价是最高不过于“君子”。这不仅仅是谦虚,这更是孔子自我修行感悟的总结。孔子之过正是从反面说明了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的价值所在。“不能因为孔子的话标志着人类精神的自觉进而推论孔子的话都是正确的。也不能因为孔子的话有不正确的,而否认他在人类自觉方面的贡献。”^{[5]16}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1]294}日月之食并非日月有意,君子之过亦非君子之意。日月的光辉不因其食而昏味,君子之高坚也不因其过而有损。孔子在错误面前采取的是“诚”的态度。这种以“诚”待错的态

度对其弟子乃至后世的影响既是深远的,又是无意而为的。孔子以“诚”待错的态度帮助人们战胜因犯错而产生的对成仁的怀疑与自卑,树立了改过迁善的自信。对于孔子这些因无意中自然流露而犯的客观上有过错的行为,后人的理性评价并不会被诟病。孔子一生的行履实证了他乃至儒家所向往的“君子”、“圣人”的理想人格。孔子一以贯之地诚行于理想人格的塑造,已经得到当时人们的高度中肯,即便对儒家颇有微词的庄子也未尝不发出“凤兮,凤兮……来也不可待,往也不可追”的感慨。冯友兰先生借用宋儒张载的话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6]299}孔子乃至整个儒家的理想人格可谓“极高明”,其笃实践履又可谓“道中庸”。圣人过自不会影响儒家“极高明”的人格向往与“道中庸”的躬行践履,就像微瑕不可掩洁玉之白。儒家“极高明”的人格理想,激励着中华民族有志者“心向往之”;儒家“道中庸”的笃实行履引导着中华民族有为者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 [1](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三[M]/四书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 [2]庄子.大宗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 [3](汉)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M].西安:西安出版社,2005.
- [4]汤一介.孔子[C]/中华孔子研究所.孔子研究论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 [5]冯友兰.孔子完全的人格[C]/中华孔子研究所.孔子研究论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论[C]/陈来.冯友兰选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曲晓红

Naturally Acting, Not Being Sensible Enough to Others —On Confucius' Faults

Hong Gongbing

(Philosophy Department, AnHui University, Hehei230039,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some of Confucius' faults which were not known by someone else or by Confucius himself. The reason is that he showed his true sentiment openly, but he was not sensitive enough. Based on the analysis, we may know the values of "to be true and sincere to others" principle of Confucianism.

Key Words: Confucius faults; true sentiment; not sensitive enough; ignorance; values